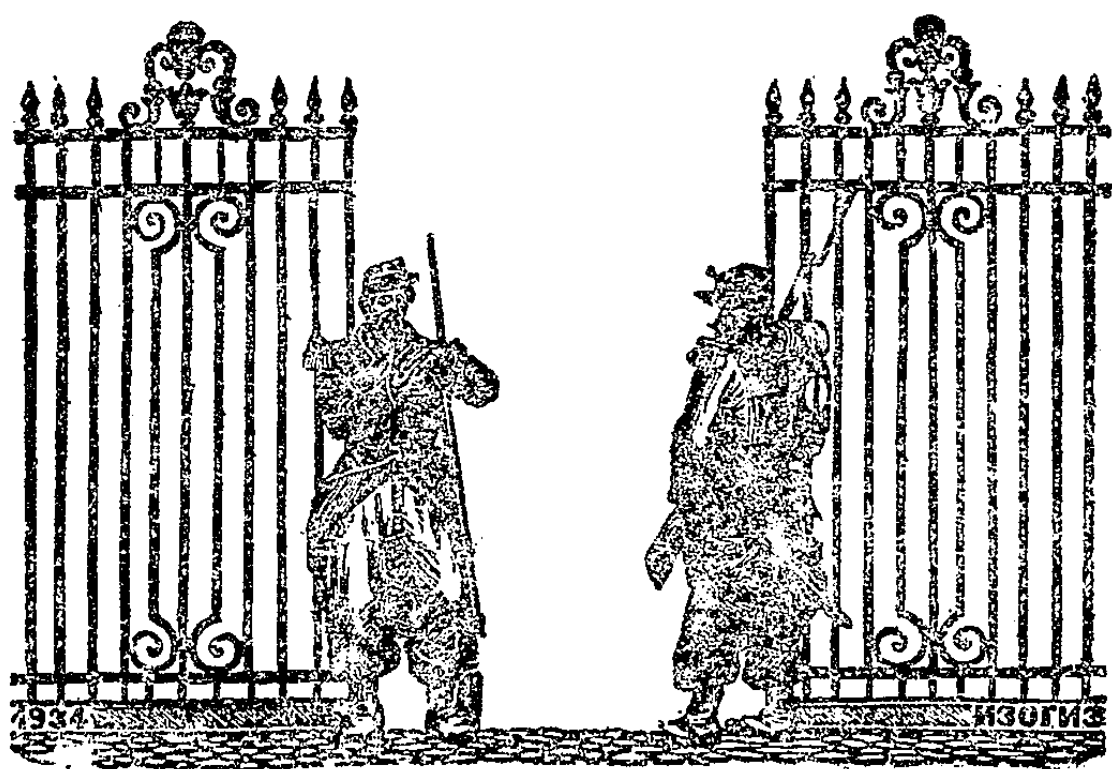


集葉楓

各 國 革 命 詩 集
高 寒 譯



北 門 出 版 社 印 行

楓葉集

俄 N·尼克拉索夫原著
高寒譯

1944

北門出版社印行

楓葉集目錄

譯者題記

陀勞爾：

鐵窗雙燕

德米爾：

勞動者

飲酒之歌

黑暗中的叫聲

收穫之歌

萊曼托夫：

亡首

帆

在囚禁中

尼克拉索夫：

好像我是在黑夜中的馬路上

卡加林娜
再會罷

沙羅西：

我的生日

歐特瓦士：

別祖國

惠特曼：

黑夜中在海岸上

我在一個夢中做夢

貝赫爾：

兩個兵

題記

選譯歐美人所作詩歌，
命之曰楓葉集。

這不是要紀念了嚴冬的霜雪，
乃是要說明了霜雪在生命上
所刻下的鮮豔的痕迹，
祇是使生命更增加了美麗！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卅日。

鐵窗雙燕

德國 E·陀勞爾

一 獻詞

一九二二年，
兩個燕子在我的獄房裏做窠。

二

在夜間一個朋友死了，
孤單的，
監獄的鐵欄嚴厲地監視着。

秋就要來到了。

疾痛，疾痛燃燒在深處。

死寂。

三

自由的鳥喙，我將怎樣接待你呢？

我是一個囚犯，我的意志不是我的意志。

假使我唱一首自由之歌看守就要報告說：

這犯人唱一首革命的歌曲了，

那是為規章所禁止的。

專制的暴君便是這些規章，無知的人坐在寶位上，他們拿着鞭子，人們叫那為正義的王杖。

這灰色牢房的王杖乃是：寂寞，移動的床，面包和水，無露天運動，無筆或紙，說話禁止，唱歌禁止，書籍禁止，狹窄的囚衣。

但你們，我的雙燕子喲，從沒有想到正義和不義。因此你們一些也不知道我們的規章和我們的王杖。……

我何時可以覓到一小片木架呢？

人們建造作為我的住處的屋子被刺刀環伺着。被有倒鈎的鐵線緊縛着，天井中日夜都響着不休止的步履的回聲，但是執着王杖的人們還說一片木頭也是危險的。

對於這房子的安全和秩序是危險的。

一隻幫助的手，
一張硬紙牌釘在門頭上。

啊，我的雙燕子喲，和我在一起罷！

四

黑暗的山嶽呀！倒塌罷！你們雪野，也溶化呀！
太陽呀，消溶了它們，吞吃了它們！

啊，我的精神之主喲！

在獄房的塵埃的角落，怎樣的風景現出來了呀？

怎樣溫暖的田野茁長着發芽的蘭花呀？
夜之女王哟！

在這一切之上，
則是我的一雙燕子。

這裏便是奇蹟

奇蹟呀！

奇蹟呀！

跳舞呀，我的膨脹的胸脯，
跳舞呀，我的被錮蔽了的眼睛，
跳舞呀！跳舞呀！

祇有跳舞能衝破了鐵柵欄，
祇有跳舞能高舉起你到天上去，
祇有跳舞能帶來了神聖的寶靜。
跳舞呀！跳舞呀！
在跳舞中可以夢見了生命之神聖的詩歌。

五

從色尼加河上的網羅，從阿門達巴湖，
從非洲的神聖的原野，
你們來了，我的燕子哟。
甚麼驅使你們到了淒厲的德國的淒厲的四月呢？
你們歇宿在希臘的海島上，
沒有更幸福的孩子給你們更快樂的歡迎麼？

為甚麼不在多島海的尊嚴的角隅裏做窠？

你們來赴甚麼樣的命運呢？

這裏我們的春並不是荷爾德林的春。

德國的春天長得如同德國的冬天一樣，

嚴霜，陰暗，沒有熾熱的愛。

啊，我的雙燕子喲！你們也正如我們的詩人們一樣。

他們從人們受苦，他們以不朽的熱愛愛着人們，

他們與其說是人類的弟兄，

無甯說更是星星，石頭，和暴風雨的弟兄。

啊，我的雙燕子喲！你也正如同我們的詩人們一樣。

六

啊，遲滯的單調之沉重的步履哟！

啊，灰色流動的時日之永恆的一致哟！

永遠是

今天和昨天一樣，

明天，

永遠是。

時光如同一片迷霧，停留在無邊渴望的孔隙裏。

蔚藍的青天的破片，被生鏽的鐵柵欄刺傷了，

那鐵柵欄突破了我的獄室的窗，

轉動着，

向內了，

轉向我。……

在當初，我緊緊地握持着它們，

但它們是更強的，現在它們生長在我的眼睛裏，

無論何處我都看到了鐵柵欄的格子。

那個在遠方戲玩着的孩子，

啊，這麼遠的豆花開遍的田地，

現在却壓縮於交叉在我眼睛上的鐵格子裏。

啊，夜約，啊，嘲弄的假面跳舞會的梦想之夜約！

我的手指抓到了死寂的棺材。

音樂是
樹林是
婦人們是

有些地方顯着柔軟的曲背的移動，
有些地方總是一隻柔和的溫熱的手期待着。
沒有地方出現着奇蹟。

七

我手拿着的書變得更冰冷了，
這樣的冰冷，這樣的冰冷。
黑的字，便是黑的山嶽，開始直豎在我的心裏。

白的樹，便是無邊虛渺的極地的雪野。

我凍結了，

世界凍結了，

睡眠必是美麗的。

千年冰雪之寂靜之結晶。

死神同志

同志……

吱吱吱 吱吱吱 吱吱吱

吱吱吱

呢喃 吱吱吱

人應該親近這樣的韻律，
這樣飲下了早間的歡樂和悲哀，
在黑暗的門檻上。……
夢想罷，我的精神，
並學習夢想着永久的夢。

吱吱吱 吱吱吱 吱吱吱
呢喃 吱吱吱

離開罷，離開罷，我的死神同志們，
離開罷！
別的時候，以後再來。

高處，高處，

在半開着窗子的窗台上！

那凝視着我的獄室，失神的，疑慮的，
如同醉人一樣的凝視着，一瞥就看到了，
那裏坐着一雙燕子，
坐着，搖來搖去的，
在催眠歌中，
跳舞呀！跳舞呀！

註：陀勞爾 (H. Tollat) 德國表現派詩人，以反對納粹入獄。出獄後被逐離
德赴美，於一九三八年自殺於紐約旅館。此詩作於一九二二年德國獄中
，一九二四年牛津大學出版，英譯者都克斯 (A. Duker)。

勞働者

德國 R·德米爾

我和我的妻。

我們有一張床，也有一個孩子！

我們也有工作，我們一人得做二人的工作，

我們有太陽，有風，也有雨，

祇是我們還需要小小的一件東西，

要能夠如同飛鳥一樣自由翱翔：

僅僅需要着時光。

當星期早晨我們到了野外。

我的孩子

我們遠去，到了麥穗低垂的田地，
我們看見成羣的紫燕飛閃，
這時我們祇需要一件衣裳，
需要着紫燕的明麗，鮮朗；
僅僅需要着時光。

暴風雨凝集如同墨玉，
窮人感覺到。

祇是這時間並不久長；
我們不需要別的，我的妻，我的孩子，
除了我們所手創的一切，
我們要如同疾飛在空中的鶯鳥那樣的勇壯：

僅僅需要着時光！

——英譯者 Jethro Bethell

飲酒之歌

德國

R ·

德米爾

再一點鐘，黑夜來到；

飲呀，直到靈魂溢洋。

酒杯啊，叮噹！

看看太陽也如何地在歡狂中

沉醉於自己的紫色的血液和火燄一樣的金光。

所以飲酒，而且歌唱：

爲我唱着生之歌唱和死之歌唱。

看哪，大地上衰殘的葡萄藤皆已凋零，

但在秋光未老，它已將葡萄獻給了我。

啊吶！

再一點鐘，黑夜來到：

在蒼白的水面上閃爍且交織着

陰鬱的紅光。

那是從山頭上窺視而且切齒的

赤色月亮的覺醒了的的光芒；

啊吶，太陽！張口

爲我唱着生之歌唱和死之歌唱！

讓我們的意態有着罪惡的激響，

鏗鏘鏘鏘，如同生人的呼吸一樣——

人必須先有血肉，然後纔能飲得歡暢和笑得歡暢。

再一點鐘，黑夜來到；

一座橋已搭在河面上。

歡呼喲，啊，歡呼喲！

它在騎士的足下吱吱作響！

你們曾否看見騎士所乘騎的黑色的驕驕？

啊，歡呼喲，三次的歡呼喲！

我們仍然要歌唱了生之歌唱和死之歌唱！

粉碎罷！一隻新的酒杯！因為我們要向上飛翔，

啊，歡呼喲！

飛翔在我們所固執着的這生命之上！

——英譯者L. Lewisohn

黑暗中的呼聲

德國

R

· 德米爾

在黑暗中的某處，有着一種悲鳴。
我要知道那是甚麼聲音。

風在黑夜中咆吼，

但風聲的悲鳴並不這麼切近。

在我聽來

那好像是我的血液在悲鳴，

真的，那是我的血液在悲鳴。

但我的血液並沒有這奇異的鳴聲，

我的血液如同大夜一樣的甯靜。
我想着必是某處有着一個心在雄壯的悲鳴。

——英譯者 M. Minsterberg

收穫之歌

長滿了黃金的麥穗的田地
甚至於沒有了邊際。

啊，磨坊喲，磨罷，繼續的磨罷！

大地上淒風在戰慄，
許多磨坊巍然地兀立。

啊，磨坊喲，磨罷，繼續的磨罷！

夜晚時候的天空，變成了紫色，

德國

R ·

德米爾

許多窮人泣飢着沒有飲食。

啊，磨坊哟，磨罷，繼續的磨罷！

黑夜的懷中正孕育暴風雨；

到明天，大事變就要開始。

啊，磨坊哟，磨罷，繼續的磨罷！

暴風雨將洗潔了大地

直到再沒有一個人泣飢着飲食。

啊，磨坊哟，磨罷，繼續的磨罷！

——英譯者 L. Lewisohn

註：R·德米爾（Richard Delmel 1863—1920）二十世紀初德國新浪漫派

的批評家和詩人，高唱「逃出自然主義的桎梏」達到另一個文藝思想的新階段。在精神上似受着尼采的很深的影響。但所謂尼采的影響也不過將稀有的熱情和想像燭照到未來，寄託和投射到未來，並沒有如庸俗的尼采研究者和卑劣的野獸主義者以為尼采是暴力的貴族主義或他們的同類之類的云云。所以他參加了戰爭，也歌頌了革命。重要的作品有超脫，晨禱，望着光明，祇是愛，婦人與世界，夏晚，月夜，壓迫的重負，冷酷的問題及戲劇人類的朋友等。

七首

俄國 M·Y·萊曼托夫

我深深地愛着你，我的發光而冷肅的同伴，
我的雪亮精鋼的匕首；

鍛合了色爾加斯人的英勇；

為依治亞人夢想中的敵愾所鑄就。

在送別時，一隻溫柔的手

將你贈給我，來紀念了這會合的短促；

在你的刀鋒上閃爍着的不是血液

却是悲情的珍珠——一粒閃閃的淚滴。

凝望着我的是黝黑的眼睛，
也好像充滿了惜別的眼淚，
就如同你的燦亮的鋼鋒一樣
它們飛快地模糊了且閃射着光芒。

你將是我的永久的伴侶。
始終給我以你的諫諍罷！
你鋼鐵心腸的朋友喲，
我也要如同你一樣的有着堅硬的心情！

——英譯者 M. Fastman

帆

在霧靄的無邊黝碧的海上，
一片孤獨的白帆，
他想逃去祖國的甚麼呢？
想在異地追求了甚麼呢？

濤浪翻滾，颶風怒吼着，
船桅傾側且啾啾地叫了，
唉，他不是從幸福中逃出，
也不是想追求了美滿的幸福。

俄國 M·Y·萊曼托夫

在他的頭上是太陽的金色的胸脯，
在他的下面是流水，光輝，澄碧，
但他，一個叛逆者，歡喜於暴風雨，
就好像在暴風雨裏纔有了安適。

——英譯者 M. Fastman

在囚繫中

俄國 M·Y·萊曼托夫

當微浪起於黃金的麥田，
禾苗都搖擺着有着一種簌簌的響聲；
當園地中的甜熟的莓實
在沉默的綠葉之下自己蔽隱；

當山百合花在荆棘叢中
開放了銀色的花朵；
當晶瑩的露珠閃爍着光輝，
在金光的晨間，在紫色的黃昏；

當澗溪激起了冷清的白浪，
我的靈魂也投到了夢境，
隨着快樂的急流的起伏
溪水低訴着神話中的異地的和平；

這時我心中的悲痛都已平服，
也消失了我血液中的惱恨的心情；
這時在大地上有着我的幸福，
這時在天上有着我的神靈。

——英譯者 M. Fastman

註：萊曼托夫 (M. Y. Lermontov) 生於一八一四年，卒於一八四一年，父為一軍官，少年失母，為祖母撫養長大，進莫斯科大學。後入軍隊為小隊長。普式庚死，曾作一詩，觸怒當局，被捕流放。歸後又經過一次的流放，後於一八四一年與人決鬥而死。所作長詩重要者如惡魔，氣魄雄強，充滿了熱情和瑋麗。短詩則清剛有力，透刻入裏，詩如其人。惜翻譯至難，僅求達意而已。

好像我是在黑暗中的馬路上

俄國 N·尼克拉索夫

好像我是在黑夜中的馬路上，
在大風雪中聽到了狂風的悲呼，
親愛的朋友喲，我突然看見你在我的面前，
你是這樣的孤獨，脆弱而且無助。

一種苦痛的回想壓迫了我的心靈，
我想到了你從小時候，就有了不祥的命運，
你的父親是貧困，凶殘，而又暴厲，

你結婚了，你這麼遲的偶然獲得了真實的愛情。

你得到的不是一個慈悲的丈夫：

他的心情刻毒，他的行為粗鄙，

你勇敢的反對了他，你決心要得到了自由；

在悲愁中你又不能拒絕了我的提議。

你還記得這些日子的罷，在貧窮和饑餓之中，

臨到了絕途，我失去了每一個成功的夢想？

我們的小屋是這樣的空曠，冷森和可厭，

憂鬱的呼吸，也是更增加了我們的絕望。

你還記得的罷，在煙突中響着悲哀的奇異的聲息，

在半明半暗中雨聲不住的下滴？

你的嬰兒在哭泣着，你吹噓着他的的小手讓他暖和，因為爲着他的生命你願意爭鬥着到底。

他不能安靜了，祇是痛苦的啜泣着，

這時靜夜中的黑暗已漸漸的加深。

長長的叫了一聲，這嬰兒安靜了，他已離開了我們，

我的可悲的人喲，請不再悲泣，因他已終止了人間的不幸。

到了明天，我們兩人都在饑餓與悲愁的絕望中，

疲憊得倒下而深深的甜熟的睡去；

我們的地主當會購買了三具棺木，

將我們抬到了再沒有悲哀的人還低泣着的處所。

我們陰沉的在相對的屋角裏坐着，
我知道了你的面容慘白而且沮喪，
但在心的深處你忽然想起一事，
你必須將這事做得十分的停當。

我假寐着，你悄悄的從寢室裏
換了衣服，好像赴婚宴一樣的走着出去，
一點鐘以後你回來了，慈和的帶給我
食物，和一具小的孩子的棺木。

我們坐着，平息了我們的可怕的饑餓，
點上了蠟燭，我們也鎮壓了對於黑暗的恐怖，

我們好好的替孩子裝殮，讓他在棺木裏睡下，
是否幸運曾經對着我們微笑，是否有了上帝的援助？

現在，你從容的在作着悲哀的懺悔，
我却沒有了言語，也沒有了疑問；
我們兩人都哽咽的相對着，
但我究不能掩蓋了我的冷嚴的心情。

啊，現在你到那裏去了呢？是否生活的困難，
以最恐怖的貧乏苦惱了你？
或者你還可以同平常一樣頑強的活着，
抗拒着命運對於你的无情的威逼？

以後又有誰來保護了你？即使一切的絕望，
當會很快的給與你一種可怕的名譽，
看到了降給你的那多的不必要的災禍，
我永遠不敢以正義來責備了你。

——英譯者 C. F. Coxwell

卡加林娜

俄國 N·尼克拉索夫

我並不十分的美，我恐懼着它的凋逝；
丈夫的殘暴，帶來了我心中的憂戚。

哭泣遭了他的辱罵，不哭泣遭到了毒打；
祇要他願意，他可以將我從屋裏拖出。

想到了從前的結婚，我是那樣的喜歡，
我告訴了哥哥，却引起了父親的悲歎。

我離開了家向鄰里哭訴着，
親人們，鄰人們，和我自己的人都不感動。

年老的人重複着說：「忍耐罷，我的女孩子
一個親愛的人的毆打，是很甘甜的。」

我的哥哥也回答着：「妹妹喲，忍耐罷！
如果一個人愛，痛苦是沒有關係的。」

「忍耐罷，」鄰人們都同聲的說，
「趕走了痛苦，祇憑着真摯的愛。」

有一個費多爾，他是我的親戚，

祇有他同情了我，我獲得了他的愛情。

我悄悄地向弗多爾示意，我們出去了，
遠離了市鎮——並遊覽了風景。

當弗多爾看到了我們的眼淚，這便帶來了救濟，
我消失了心靈上的重負，我忘記了自己的悲戚。

我的丈夫確信地問着我：「你到那裏去呀！」
「那裏麼，不過順着這裏那裏的路邊走走罷了。」

「我出去看看，是否麥子已經長得很高了。」
「啊，蠢婦！你敢這樣的說謊！」

他暴怒了，他呵斥而且責罵了我；
當他辱罵，讓他不再侵犯了別人罷！

他將如同以前一樣對我毆擊；
如果一個人愛，痛苦是沒有關係的！

——英譯者 C. F. Coxwell

再會罷

俄國 N·尼克拉索夫

再會罷！別再想起了孱弱，吞聲，
失敗和怯懦的日子；

別再想起了暴風雨，別再想起了眼淚。

別再想起了嫉恨和恐懼。

祇是想着那些日子，在愛的星光之下，

我們微笑的對着一切的失敗和挑釁，

我們勇敢的迎接了一切的困難：

讓我們以此祝福並不要彼此忘記！

——英譯者 C. F. Corryell

註：尼克拉索夫 (N. A. Nekrassov) 生於一八二一年，卒於一八七七年，

以俄國勞苦民衆的生活作為題材，寫下他的被普遍傳誦着的詩歌，故亦稱俄國民衆之憂患的詩人。譯者別譯有他的鉅作：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我的生日

匈牙利 G·沙羅西

當我還在母親的腹裏的時候，
她滿懷着千種的希望：
無論何時一想到她的寶貝，
一種快樂的呼吸即使她戰慄，
但，悲哉，沒有一人的警告
作為一種苦難的結果，我誕生了。……
假使我可憐的母親知道，
她便永遠不願生我了！

在天寒地凍的時候我到了人間，
寒冷差不多窒息了我的呼吸。

我的慈愛的母親救助了我

將我懷抱在她的溫暖的懷裏。

眼淚在她的眼眶裏顫抖，

有時她在爲我而悲泣。……

假使我可憐的母親知道，

她便永遠不願生我了！

我能看見這世界的第一件東西，

不是大地，而是比黑暗還要黑暗的一堆殘迹，

我自己的父親的墳塋。

這映入於我的眼和我的心裏，

一種侮蔑我的可悲的不祥的消息。……
假使我可憐的母親知道，
她便永遠不願生我了！

青春飛快的逝去；
我的夢想之徒然的昏亂也已遺失；
一切的夢已被撕碎，
所剩下的祇是一個渴望着行動的人。
但災難來到，且緊扼着了我的靈魂，
它的深沉的鐵爪分裂着我的生命。……
假使我可憐的母親知道，
她便永遠不願生我了！

我熱愛着我的祖國，

我帶着一頂花冠

通過了最陰暗的時間，

那在我的獻身的頭上放射着光明。

後來吹來了災難的喇叭

它的呼號並不能使我疚心。……

假使我可憐的母親知道，

她便永遠不願生我了！

雖然我的獄門低沉

我沒有說出一個悲哀的字，

因我知道即使已屈辱了我的身體

我的信仰一樣的不移。

如同美麗而歡喜的珍珠，
我的忠誠的眼淚便是我自己的裝飾。……
假使我可憐的母親知道
她便永遠不願生我了！

啊，我的光榮的母親哟！你知道麼
何等堅忍的信仰教訓了我。

我的母親哟，你看見了麼

正直所帶給我的無限的驕傲。

祇要你知道了我如何地

完成了我在人們之中的任務——

你便不會覺得那是一種痛苦

又重新將我生育！

註：沙羅西（Gyula Szarosy）生於一八一六年，卒於一八六一年，匈牙利的愛國詩人。英譯者 Watson Kirkconnel 譯有匈牙利雜詩（A Magyar Miscellang）見斯拉夫評論第九卷二十七號，十六卷四十七號。此所譯我的生日見十六卷四十七號。讀其詩，猶可想見其悲涼蒼勁，祭做英勇如同斐托菲一樣！

別祖國

匈牙利 J·歐特瓦士

再會罷，我的故鄉，我的勇者之祖國喲！

再會罷，你們河流們，你們蔥綠的青山喲！

啊，那些上帝給與我兒童時代的庭園，

再會罷，因我不能不和這些景物分別了

假使我能歸來，我的故鄉喲，我可以看見

我的同胞們快樂的在你的滿是花朵的草原上麼！

你們山岳們，並不如

寒冷的罕爾瓦亞的雪峯一樣

一直高聳到青空；

波羅溫斯人的充滿了歌聲的田野

比你的睛曠而波浪起伏的草原更美麗。

但好花，山峯於我算甚麼呢？

我祇熱愛着我的故鄉的土地。

上帝給每個地方的人以寶藏的財富；

每個民族都有着自己的偉大的成就；

法國人驕傲着他們的帝國，

羅馬人誇地指點着他們的古城；

仍然下視着千古的是希臘人的聖山，

祇有你，啊，我的故鄉，乃是一頂荊棘的冠冕。

神聖的拉克梭高原無聲的聳立：

悲哉馬加人都已長久逝去！

沙地上的我們祖先的行跡，

夜夜的寒風已將它們埋沒。

隨處都是沉默；我們的心中絞紐着悲楚；

人人流淚哀泣着偉大的過去。

人人流淚說到了巴達，在它的山頂上，

一種可悲的記憶在陰暗中躊躇，

一堆亂石證明了我的故鄉的死亡埋藏在墳墓。

多年的牆壁傾倒已久

古代的爭戰在這些瓦礫上留下了痕迹。

摩哈克還在高聳在那裏的！

在新的溝壑和死去的英雄們之上，

穀穗仍然高高的生長，

其中有着力的流動，即使古代勇士都已死亡。

只有石頭，沒有葬塚在那裏點綴；

克巍然的立着，它的悲哀永遠不被忘却。

是難以忘却的，當銀色的多惱河的潮浪

閃爍着愛國者的目光，

還有着一個活着的孩子

在閃爍着寶於他的故鄉。

它急行地通過了巴達，摩哈克，納爾德，

你偉大的河流的，或者你便是我的故鄉的眼淚麼？

我的匈牙利，我熱愛着你，沉默而慘白，
我愛你在眼淚之中，這樣的憔悴而悲哀。

我深深地愛着你在寡婦的面網之中，
你隱藏了你的沉重的悲苦。

但是即使命運的女神可怖，你甜美地微笑了，
因為仍然有着一種希望可以追取。

現在，再會罷，或者是長期分離，
或者是永別了，我自己的故土！

非哉，遠遠的，你的可愛的青峯已經消失；
你的孩子以命運的毒害而忙迫着。
假使我能歸來，我的故鄉，

我可以看見我的同胞很快樂的
在你的滿是花朵的草原上麼？

註：艾特瓦士（József Eötvös）生於一八一三年，卒於一八七一年，匈牙利
愛國詩人。此詩見 Watson Kirkconnell 所譯匈牙利雜詩，曾刊登
斯拉夫評論第十六卷四十八號。

黑夜中在海岸上

美國

W·

惠特曼

黑夜中在海岸上，

一個孩子和他的父親一起站着，

望着東方，望着秋的天空。

從黑暗中，

橫暴的雲，埋葬了一切的雲，黑壓壓的散開來了，

越低沉了，並且很快地從天空橫掃下來

包圍了還殘留在東方的潔白透明的光帶，

蓋過了巨大而寧靜的燦爛的宙比特，

夜逼近了，祇有在不很高的地方
還閃爍着貝麗亞德的姊妹的星羣。

那些埋葬了一切的雲，勝利的低垂下來，不久也就吞食了一
切。

在海岸上，這孩子緊緊地握持着父親的手，
看着，默默地啜泣起來了。

別哭，孩子，

別哭，我的寶貝，

讓我以親吻來移去了你的眼淚罷

這橫暴的雲並不是長久勝利的，

它們不能長久佔有了天空，它們吞食了星星祇是虛幻的，

第待着罷，再到明天的夜裏，宙比特會再出來，貝麗亞德們會

再出來，

它們是不朽的，所有這些金的星星和銀的星星會重新放光的，巨大的星星和微小的星星都會重新放光，它們忍耐着，碩大的不朽的太陽和長久隱忍着的慘淡的月亮都會重新放光。

那末，可愛的孩子，你祇是爲宙比特而悲傷麼？你祇是懷想着被埋葬了的星星麼？

有些東西，

（我以我的親吻撫慰着你，並低低地對你說，

我給你這個第一的提示，這個問題，和這個指點）

有些東西甚至於比星星還要不朽，

（許多被埋葬了，許多的晝夜過去了，）

有些東西甚至於比燦耀的宙比特還要長久地忍耐，
比太陽或任何循環著的星座，
或閃射着光芒的貝麗亞德姊妹的星羣還要長久地忍耐！

註：W·惠特曼（Walt Whitman）美國平民詩人，生於一八一九年卒於一八九二年。此詩作於一八七一年，收入海岸回憶集，其中第十行及第二十二行的「姊妹們」，原作「兄弟們」。又詩中宙比特與貝麗亞德皆星名，前者即木星，後者乃牡牛座中的一星羣。兩者亦同為古代希臘神話故事中的人物。譯者別譯有惠特曼詩集大路之歌，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

我在一個夢中做夢

美國 W·惠特曼

我在一個夢中做夢，我看見一座城池，不可克服的受着地球上
其餘全體的攻擊，

我夢見那是「友愛」的新城池，
再沒有比雄強的愛還偉大的了，它領導其餘的，
它可以每一刻被看見，在那座城池的人們的行動之中，
在所有他們的言語和態度之中。

註：此詩作於一八六〇年，收入《蘆笛集》，為其中之三十三章。至一八六七年

始給與現在的標題。此雖是惠特曼的一個夢，其實也正是對於新世界新國度，和新人類的一種先見或預言。

兩個兵

德國 J·R·貝赫爾

我卧倒在那裏開火；當我卧下

我看看我的周圍，——那是大白天，大白天呀！

碧綠的森林，田野，和草地展開來在我的面前，
在遙遠的河床上，蜿蜒地流着一條銀色的河川。

夏天的微風，飄來了花的芳馨，

飄來了噹噹着的蜜蜂的低吟。

在叢樹中，樹枝繁茂高古，
羣鳥正向着蒼天譜出了交響的樂曲。

我卧倒在那裏開火，當我卧下

那是這樣的大白天，自來沒有這麼晴朗的大白天呀！

天上透明得無一縷的雲影，

這天我卧下，開火，選擇着我的犧牲。

但當我卧倒在那裏開火，

我突然看見，我吃驚了，我失措了手脚。

我木然地躺着，我停止了可怕的射擊，

我在詫異地窺望，我迷惘而且戰慄。

我飲吸着遠景的美麗，在那裏
我看見灌木林是這樣的茂密。

另一個人如同我一樣在那裏卧下，
在他的周圍，我看見，那也是白天，是大白天呀！

羣山起伏在他的周圍，他躺在那裏，
還有着一條迂迴曲折的清幽的小徑。

那裏，犬吠着，孩子們歡樂地玩跳着；
田野裏刺鼻的肥料，高高地堆着。

那是收穫的日子，禾稼都已成捆，但他，他祇是開火，並不轉身。

不一刻，他也突然停止了開火，我們遠望着，互相感到了驚愕。

這時也好像我們都互換了地點，我們面對面，彼此在輪流地發言：

「爲甚麼發生了這戰爭？」

「那是誰呀，誰要求了這場戰爭？」

「誰要求這戰爭呀，」我們互相望着。
都一致地叫起來：「那不是我啊，那不是我啊！」

我們攷察了彼此的表情，互相疑問：
「這成理由麼，誰要求了這場戰爭！」

★ ★ ★ ★ ★

又好像我們兩人都共同前進，要尋覓了「戰爭，」
我們猜想着他必是住在我們的附近。

我們停下來詢問路上的人民，
請說罷，這城鎮，那可是居住了「戰爭」？

我們研究了這樣的兩個城池，
探問着戰爭所居住的蹤跡。

這樣，我們彼此追究着，我們徬徨，
啊，我的城鎮，如何地和「他的」是一樣！

他的城鎮也如何地和「我的」相仿！
那正是大白天，自來沒有的這樣的晴朗！

有些人說戰爭與上帝同住，
我們笑着回答：「你們說笑罷了。」

別的人又說：戰爭永遠和我們住在一起。

但當我們四處看看，我們叫着：「啊，不的！」

那好像還沒有人知道戰爭的住所，
你們不知道麼？你們的城市何曾免於戰爭的劫火？

其後我們聽到了空中的噪聲：

「去呀，去到那邊的城池尋覓了戰爭！」

到了那個城鎮，又是另一種的叫噪：

「回去呀，回到你們所從來的地方把戰爭覓尋！」

因此我們被追趕着走過了大地，
被許多男女們睽視着，感到了畏懼。

他們想着，我們真的患了瘋狂，
我們又相互緊握着手，走到了前方。

最後一個孩子告訴了我們，假使你們要尋覓了戰爭，
去罷，去問那些悲泣着死者的婦人！

果然，就有一個婦人引導了我們，
她和我們走了一程，她說——

現在，去罷，一直下去向着右邊，——
你們所尋覓的目的就在眼前！

我們如所囑的走着，啊，看呀！
這裏真的一片崇宮廢廈！

這裏居住着戰爭，他穿着不同的偽裝出行，
有時衰老而且曲背，有時強壯而且年輕。

有時是道袍，有時是法衣，有時是軍裝。

那是大白天呀，自來沒有過一天像這樣的晴朗！

我們看見他大清早騎馬外出，

到了開會的處所走着沉重的大步。

他是地主，是金融資本家，是股票經紀人，

我們看着祇能輕輕地低語：「是呀！我們已看到了戰爭！」
如同教主，如同法官，如同將軍一樣，
他接見我們，在他的輝皇的廳堂。

他的胸脯上滿掛了勳章，

他的華麗的服裝，燦爛得如同圖畫一樣。

他的胸帶得意地飄蕩在他的面前，
他的肩背也一樣的顯示了他的尊嚴。

他從各方面，用千萬隻的手，到處劫擄，
劫擄了戰爭的厚利，和巨大的幸福。

他送出窮人們，使他們互相殺害着生命，
看呀，他們的死，祇是增加了他自己的利潤。

就這樣富者愈富，我們已經看清，

我們輕輕地低語：「是呀，我們已看到了戰爭！」

我們飲吸着遠方的景物，

也看清了祕密參謀會議的企圖。

我們胆敢追尋了「他」的根源，

我們自己却成爲那裏的兩個叛徒。

我們又站立在城門的面前，
回想著過去所遭遇到的一切的兵燹。

正驚疑著「他」在這裏還要住得多久，
忽然戰爭的宣誓又已在高空中咆吼。

★ ★ ★ ★ ★

但在那裏，我卧下，看着前面，遠處，我卧下了，
弟兄們在我的周圍，天也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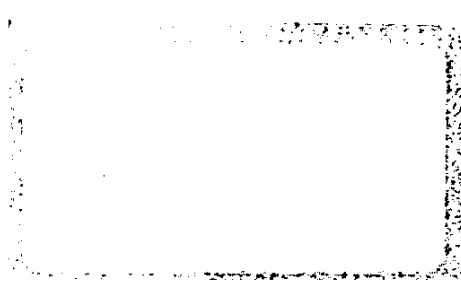
一個節日，——新年的頭一天呀！
再沒有一天像這樣的明麗晴朗。

而他從前在路的那邊望着我，
現在忽然也躺卧在我的右邊了。

他緊卧在我的右邊，這樣的親密，這樣的接近。
所以我們不能被區別，也不能被判分，

他和我，——一隻軍隊裏的兩個兵！

註：貝赫爾 (J. R. Becher) 德國著名詩人，曾出版詩集，小說集等三十五種，重要者如詩集幸福追求者，小說集一個銀行家到戰場上，唯一的正義戰，再會等。現流亡俄國，住莫斯科為國際文學德文版的編者。去年（一九四一年）五十歲。本篇從 I. Zelikoff 的英譯轉譯，原文載國際文學一九四一年五月號。



原 著 者： 俄 N·尼 克 拉 索 夫 等
譯 者： 高 寒
發 行 人： 李 公 模
印 行 者： 北 門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北 門 書 屋
昆 明 北 門 街 九 十 七 號
印 刷 者： 華 豐 印 刷 廠
本 書 初 版： 在 昆 明 用 瀏 陽 紙 印 一 千 冊
在 重 慶 用 熟 料 紙 印 一 千 冊
